

## 高等教育究竟為誰服務 法國各界爭辯學術自由

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

2020年10月16日，巴黎西北郊的孔夫朗（Conflans）發生了中學歷史老師帕蒂（Samuel Paty）因授課內容引起穆斯林不滿，而在學校附近遭恐怖份子斬首的事件。事後調查顯示，此事件與伊斯蘭主義（islamisme）息息相關，該主義主張將伊斯蘭教從宗教提高到政治體制的高度，以其教義統一政治思想。

為此，11月25日，右派國民議會議員澳博（Julien Aubert）與阿巴德（Damien Abad）要求議長調查高等教育中伊斯蘭意識形態的偏離現。他們聲稱，近年來高等教育院校出現歧視特定右派知識份子的現象，例如在2019年4月，巴黎政治學院（Sciences Po）為了平息學生的怒火，取消了在種族問題上有爭議之哲學家芬基爾克羅（Alain Finkielkraut）的演講；同年10月，波爾多大學（Université Bordeaux Montaigne）也將在同性相關議題上挑起爭論之哲學家阿佳辛斯基（Sylviane Agacinski）的演講臨時取消。這些情事公諸於眾後，引發學者們抗議，澳博於11月26日截圖了抗議者的言論，直指他們就是罪魁禍首。但政治究竟是否應該介入學術？《世界報》對此作了深入報導。

### 百名大學教授投書 痛斥大學不控制極端思想

11月2日，百名大學教授—其中不乏有名的知識份子—投書《世界報》，要求各大學針對學校內假學術自由之名，煽動仇恨、傳播伊斯蘭主義、極端主義、去殖民化意識形態的人士，採取譴責態度，並正視這類人士對法國社會的負面影響。澳博主張，大學教授的意見顯示，社會必須正視學校裡的伊斯蘭主義。

國民教育部部長布朗凱（Jean-Michel Blanquer）在10月底宣示要徹底對抗左派伊斯蘭主義；他認為，部分教員背叛了共和國的精神，借研究伊斯蘭主義之機，分化了法國的團結。

但雷恩（Rennes）第二大學的韋格納（Albin Wagener）認為，澳博的言論扭曲了帕蒂老師一案的本質。社會科學高等學院（EHESS）拉格拉夫（Rose-Marie Lagrave）教授也批評道，政客濫用權力，污蔑學術自由，只為隱藏存在於社會深層的貧困、種族歧視、性別歧視、

不平等與文化等問題。

巴黎第二大學（Paris-II-Panthéon-Assas）法學教授波德（Olivier Beaud）指出，議會干涉學者言論，法國史上前所未見，此舉與美國戰後的麥卡錫（McCarthy）主義相去無幾；不過他也同意，部分思想極端的學者混淆了學術研究的事實與一己之見解。

### 學術言論自由的界線 平衡難拿捏

《世界報》評論道，與中、小學教育不同，大學教授的知識都是正在形塑中的知識，因此難免有一定爭議性。國家科學研究中心（CNRS）的普魯萊齊爾（Clyde Plumauzille）發現，本次事件顯露出了學術的矛盾處境：一方面，政府期望學術可以符合高等教育部定下的目標，克服法國現有的社會困境；但另一方面，學術界本身堅持不服從權威，必須維護每位研究者的學術自由。她表示，或許部分學者的研究主題與極端主義思想有關，但這不代表這些人就不該擁有言論自由；正如社會學家韋伯（Max Weber）所說，科學是不可能完全中立的。

但學術言論自由的界線究竟為何？里爾大學法學教授圖勒蒙（Bernard Toulemonde）接受《世界報》訪問時表示，在尊重且客觀的前提下，教師應有完全的言論與著作自由，只是何謂客觀，實為一困難問題，尤其在人文科學領域，其定義僅能取決於個人判斷。

對於特定知識份子演講遭取消的問題，學者們也有不同看法。巴黎第十三大學（Université Sorbonne Paris Nord）語言學教授巴沃（Marie-Anne Paveau）表示，阿佳辛斯基一類人士只是散播意識形態，演講目的並非教授實際研究成果。普魯萊齊爾也認為，這類人士到校演講，並沒有真正與聽眾進行科學討論的可能性，因此即便取消，影響也不大。然而全國大學委員會（Conseil National des Universités）主席則主張，大學應保持開放，不論意見如何極端，都應開放辯論。雷恩第二大學教授鮑爾（Sylvie Bauer）也認為，完全不讓來賓有機會發言，似與大學鼓勵辯論知識的價值有違。

撰稿人/譯稿人：駐法教育組

資料來源：世界報 Le Monde